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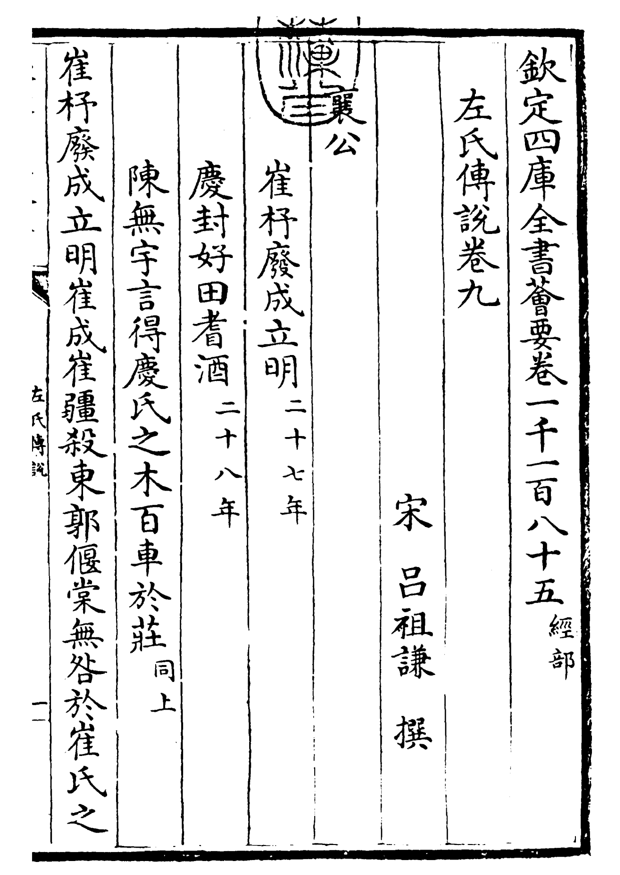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左氏傳說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八十五 經部

左氏傳說卷九

宋 吕祖謙 撰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 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耆酒 二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同上

崔杼廢成立明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

朝慶封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而杼遂縊死大抵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旦勢均力敵必相屠戮而後已初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是崔慶同為此逆謀杼弑君之後收一國之權其凶威虐焰太史書而死者三人舉齊國無一人敢當之者孰得而滅之及其死也乃以家禍而死因其處家無法廢嫡立庶遂致禍由內作故不旋踵而滅亡如安慶緒之弑安祿山史朝義之弑史思明皆如此自古之姦雄

其威焰可畏無有能禦之者其終未有不死於内亂安祿山陷京師廹天子其聲勢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張睢陽顔平原之徒盡忠於國何曾損得祿山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安慶緒殺之史思明僭叛飛揚奄據河北其聲勢再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徒盡忠為國何曾損得思明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史朝義殺之姦雄之人看他凶强誰損得他而其終也其禍却自内始譬如百圍之木外面誰能摇撼得他動

及其仆未有不自内蠹崔氏既弒莊公以慶封為左相至慶封謀於盧蒲嫳嫳曰崔之薄慶之厚也慶氏終滅崔氏崔氏既滅慶封自謂無事好田耆酒與慶舍政未幾而有盧蒲癸王何之變夫崔杼弒君未幾而慶封得其室慶封戕崔氏未幾而盧癸破其家夫崔慶相繼當國一時威虐可畏外人不可得而滅其禍皆發於内也然崔慶之亂也又須看慶封其初甚精密及既滅崔杼之後君臣泰然自謂可以專齊國之柄盧蒲嫳慶封之

所與謀者也子雅子尾之事嬰自謂譬之禽獸吾寢處其皮君臣都恁地驕解了此其所以終於亡且當時滅慶氏之人皆爭分財貨玉帛惟陳無宇之志皆不在貨財但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是其簒齊之大志已萌於此學者觀此當知沛公入關珍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而范增所以憂看此一段雖可以為齊喜亦可以為齊憂慶氏既平而得目前之安是可喜也禍亂既平之後陳恒弑君之胎實萌於此豈不深可憂乎學者當

看于此

吴季札來聘觀樂 二十九年

季札來聘魯請觀周樂魯使樂工為之歌諸國之風及歷代之詩如小大雅頌之類札隨所觀次第品評之有論其聲者有論其義者如所謂美哉淵乎美哉泱泱乎美哉渢渢乎廣哉熙熙乎之類此皆是論其聲也如所謂憂而不困思而不懼樂而不淫大而婉險而易行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曲而有直體之類此皆是論其義也

以此知古人之詩聲與義合相發而不可偏廢至於後世義雖存而聲則亡矣大抵詩人之作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固其義也至聲依永律和聲則所爲詩之義又賴五音六律之聲以發揚之然後鼔舞動盪使人有興起之意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至今清廟之詩其義雖存而一唱三歎之音何在然音雖亡而義存學者亦可涵泳其音節使有所興起也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五音六律今之世固不可

求須想像所謂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庶幾聲義交相發然魯工之所歌乃未刪之詩而今之詩已經孔子刪定故魯為季札歌諸國之風置豳於秦魏之前然札隨所歌品評又有可議者如歌小雅之詩則曰周德之衰乎至後世文中子則曰孰謂季札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小雅之一詩季札以為周之衰而文中子以為周之盛蓋是中子錯看了當時魯使樂工為季札歌諸國之詩欲觀歷代之樂一時之間每國不過歌一

兩篇而已若使其於風雅頌一一徧歌則雖窮年越歲歌亦未能畢豈一朝一夕之間樂工能盡歌之乎札所聽者樂工偶歌變風故札隨所歌言之且如歌唐季札則曰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這只是歌蟋蟀一篇分明以此知文中子亦錯觀了這二段又須看得次序與今之次序不同以此知孔子刪詩大段移轉以季札之言考之聲音尚可想見如歌秦則曰此之謂夏聲此則全以聲論非無衣小戎之所可見札

當時觀樂一一品評之札見舞韶箾則曰若有他樂不敢請已杜預以為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札知其終然其義似不止此要皆不必如此說蓋韶之樂虞舜之時最和氣之所聚觀益稷之篇所載其和可以想而知之故韶最為盡善美雖大章雲門亦不能出此札一聞之有感於中其曰不敢請已者非謂聽樂欲止於此言其樂無加於此也正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意相類能知此意則知札觀樂之意此殆未易

以言語訓詁求也

吴季札聘列國觀人材 二十九年

當是時季札歷聘諸國遇魯則説叔孫穆子過齊則説晏平仲過鄭則説子産過衛則説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之徒過晉則説叔向夫吴僻陋在東而未嘗通於中國令一旦札自吴出見諸國賢者便傾蓋如故若素相知以是知賢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初不可以遠近論也如一見穆子便説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

不能擇人一見晏子便說納政與邑以免欒高之難纔見一人便說許多話如平生心腹之友盖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如此又看過戚聞鍾聲一段札在戚聞鍾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為樂留數語在文子胷中而能使文子感之終身不聽琴瑟夫文子逐衛獻公而以邑叛附晉是衛之賊臣小人之尤者今一旦聞札之言遂至終身感悟不聽樂其變化轉

移之速使當時未逐君之前文子獲與札處朝夕聞札之言未必不改移遷轉歸之於善以是知有國家者不患有小人而患無君子蓋有君子則小人已為他移奪變化衛之蘧伯玉夫子亦嘗稱之以君子就當時言之伯玉地位已高亦未易及然把伯玉比季札只看這一事知文子逐君之時伯玉不能止之不過從近關出而已何伯玉不能化文子於乆處之餘而札能悟之於一言之頃以是知伯玉之地位固已高而札之地位又高

於伯玉也伯玉不能已文子於未逐君之時而季札數語能使終身不聽琴瑟則伯玉與季札已爭數等如不有季札則伯玉地位已儘高看札方知地步尚多在學者當如此看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三十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能無亡乎這見子產之覲國與

他人不同常人如拙醫之覾形子産之覾國如良醫之視脉自常人覾陳國之形其聚禾粟則富矣繕城郭則强矣子産獨於陳國富强之中而察一國之脉知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傲政多門雖有富强之形而不足恃矣

鄭子皮授子産政 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産政子産為政始終左右調護人皆歸功於子皮非子皮子産不能自立信然考子皮實迹愈見

其難及子皮四世之望臨政當子皮而乃退然以遜子產子產之立於鄭非子皮不能者三初伯有之亂子產不助子駟攻伯有子駟欲攻子產子皮兩止之及伯有既死其亂既平次第當子皮為政子皮又授之子產子產辭以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犯子以子皮鄭國之望帥其人以聽子產其誰不從及豐卷將田獵以祭子產弗許子張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又止之而逐豐卷生子產於既死還子產於已

奔向使伯有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不能自保其身中間無子皮則子產不得為政後來豐卷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亦不得安於鄭是子產為政始終皆子皮之力固是如此然子產所以見知於子皮子皮所以終始愛護子產又有可論觀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又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又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一聞子產此言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我小人也微子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其至誠懇切如此前面許多事迹却不似這一段至誠懇切開心見意惜乎其不登聖人之門使其得登聖人之門殆未可量子皮固是虛心如此又須看子產與子皮道同氣合略無一毫居功收能處方且忠告善道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產之謙抑一至於此此所以感動子皮致他終始愛護他看子皮所言便見得子皮用子產看子產所

對便見得子産所以用於子皮者精神骨髓都在此前面事迹亦都在此然子産内政又有可論處覩其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及豐卷既奔以他罪論來自當終身不復入鄭可也子産為之其規模甚有次序其先皆是去委曲相就蓋當時有强家大族以亂治如子産賂伯石人問其故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如伯石三辭卿子産既惡之復處之高位如既逐豐卷三年而復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勸焚載書皆是一意當時都是委曲

相逐却要就這上看紀綱自外觀之似若懦弱委靡如怕强家大族之模樣殊不知鄭國族大多寵子産怕他來壞了我紀綱故外面特先恁地調護他了然後紀綱可立至其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等事立經陳紀大人之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然後出賞罰示勸懲其規模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兩事須當合看子産之為政特外面如此示弱他國中紀綱未嘗不立也然此只是論子産好處然子産亦有不是處觀鄭

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毀鄉校子産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這幾句雖三代之名臣所言亦不過如此則子産地位不是不高其後欲鑄刑書叔向勸之堅執不從看這一處與向時所言大段各别此是何故盖子産才地雖高不得聖人為之依歸此子産所以止於子産不能無所失以子産之賢尚如此此學者不可不勉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元年

鄭子產之為政當時强家大族蟠根錯節勢若難制然子產卒能削制强族使政歸君上者蓋子產為之自有次序就當時巨族中觀之其跋扈難制無如子晳伯有然子晳之黨盛伯有之族孤子晳之勢强伯有之勢弱前此數年鄭國之所以不盛者以此二人為之害也及子晳既殺伯有子晳之勢愈强後來其惡浸長至於欲

殺子南而取其妻此一段事以常法斷之子南之聘在前子晳之聘在後自合直子南而曲子晳矣然今乃執子南而放之於子晳則置而不問子産盖以子晳之族尚强未可遽加以罪故委曲斟酌調護駕其罪於子南也使子産便殺子晳則其勢之亟未必不再有伯有之亂矣然子産之放子南其理亦不至於全曲他當時盖立得名字好了何故布幣之事子晳直而子南曲二人互有曲直也故子産曰直鈞然子晳是上大夫子南是

嬖大夫以卑犯尊以賤陵貴事出倒置故子産特立此名字以歸罪於子南若名字不正則放一子南雖可以委曲調護强家大族然鄭國之紀綱未必不由此壞之此子産非遽然放子南必咨之大叔蓋大叔是子南族最賢者咨其族而後放之所以使其族體察子産不得已之意若不咨而遽然放之未必不反致怨於游氏也此皆權輕重識事機如此非有淵深之識欲做此等事不能到也及其後罪盈惡貫親戚叛之子産乃乘其機

而討之至於數其犯罪五與之相抗畧無少恕何前日治之如此之緩今日治之如此其急也盖前日子晳之黨尚盛治之若急適所以至於召亂今日子晳之黨已離故急乘此機而去之不敢緩此一段學者最要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元年

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論晉侯疾證之外而及良臣將死趙孟問誰當良臣對曰主之謂矣此

一段見得先王之典禮銷磨未盡雖工之技微亦獲知之其後言國之大臣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社稷大抵國之大臣在乎養其君德保其君體三代之時為大臣者皆能如此故其典禮之遺雖工技亦知之至漢唐則無知者如霍光固可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其後昭帝以夭終則光所以養其德保其體者可知唐李德裕外誅藩鎮之强梁者闕 武宗終惑神仙則是德裕無以養其德保其

體盡此道者莫如周公佐成王所以養其德保其體公專以身任此事故無逸之作教之以先王之壽夭戒之以無逸豫遂使成王終其天命而臨崩之際死生矻然不亂後之為大臣必如周公而後可漢唐之間雖有霍光德裕之相昭帝武宗猶不知保養之意

魯二年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此一段可見當時君弱臣强之

漸春秋時諸侯即位則告政於鄰國為其繼先君之政不敢輕其事且欲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為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及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周禮盡在魯矣此數句最要看觀易象魯春秋與周禮初無干預須看得宣子善觀書處如春秋周禮自易看若易與周禮大不相干此最難看蓋左氏所書合於禮者褒之不合於禮者貶之此與周禮相去猶近然左氏所釋乃魯之舊史未經夫子之筆削者宣子但

見夫子未筆削之春秋不見夫子已筆削之春秋夫子已筆削之後抑揚高下無非妙用所在此非宣子所能見易象之初未有爻辭至文王周公始為之大抵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吉凶軍賓嘉皆寓於其中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該在是禮周公作周禮之書所以具其條目是以周公既作易之後又作周禮實相表裏如此知周禮之所以盡在魯也宣子固不能知此必其得於老師宿儒之傳故能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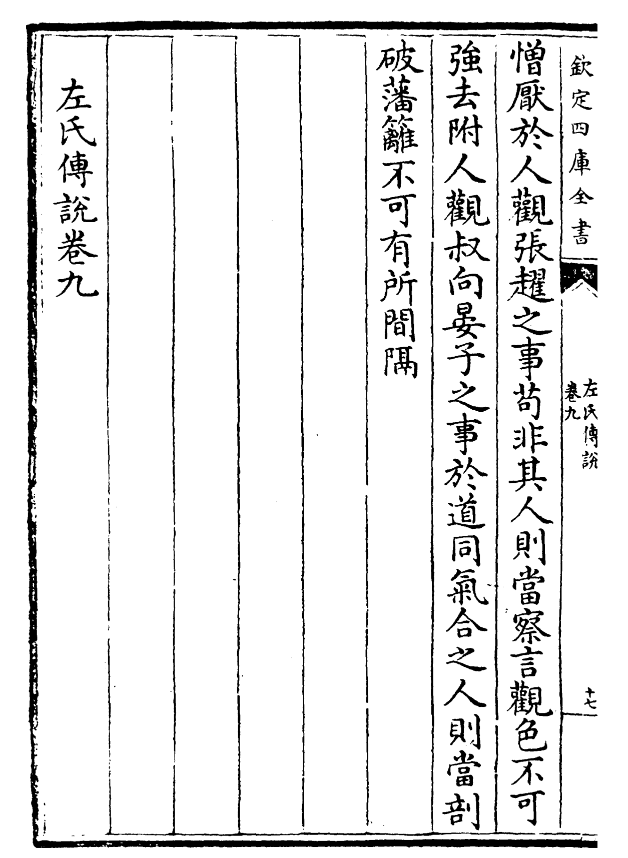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子之為此來也三年

晉有少姜之喪故鄭游吉如晉送葬梁丙張趯一見游吉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其意蓋謂晉乃一嬖妾之喪正不必遠覲大矣則亦自悼晉國之喪故子太叔言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

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玆吾又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又善其言乃曰然自今子無事矣其意謂自後晉之國衰矣大夫亦且不來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乃盛滿之時必有傾覆之患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譏其交結未深便自不隱宗國之衰此固如此至齊侯欲繼室於晉而使晏嬰來請觀晏嬰之言亦不隱宗國之衰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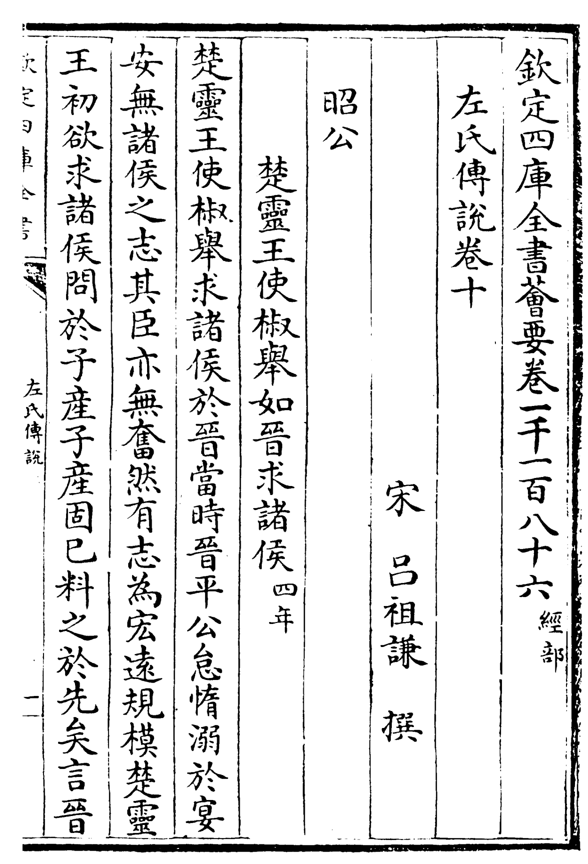
向之告晏嬰亦不自隱宗國之衰觀此二段其意似覺相似而張趯見譏於子太叔而晏嬰叔向略無一言相譏何故蓋叔向晏嬰是一等之賢人屏藩籬破崖岸如石投水不知所問愛民憂國之心惻然有動於中雖各言其宗國之衰不以為譏也至於張趯不度其交之淺深一見太叔之賢便欲強親附之至言宗國之衰略無所隱匿便說通心腹話張趯只是佞諛之人耳宜其不免於子太叔之譏也此固如此考之後一段尤可見其

强附處其後鄭子皮如晋賀夫人張趯使謂太叔曰自
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
實來小人失望張趯於太叔既去之後猶有强附之心
故太叔告之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
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至此太叔之言非特譏之又且覺
得有憎厭之意大抵學者見一賢者如道同氣合之時
我能破藩籬與之言雖彼有崖岸此固不足論如道不
相似而彼不親我而我强附之是交淺言深未嘗不見



憎厭於人觀張趯之事茍非其人則當察言觀色不可強去附人觀叔向晏子之事於道同氣合之人則當剖破藩籬不可有所間隔

左氏傳說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八十六 經部

左氏傳説卷十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四年

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時晉平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為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產子產固已料之於先矣言晉

君少安不在諸侯則楚強晉弱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間靈王使椒舉之來晉侯欲不許司馬侯曰不可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吾猶將事之晉侯又未肯乃言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必待司馬侯反覆調護然後許之何晉侯初間未肯許它必待至於再至於三而後許也當時楚方強晉方弱晉自是不能與楚爭何故初間尚欲不許蓋天下之事人不自量者最多使人而皆知自

量則弱自安於弱如此則諸侯何戰奪之有正緣衰世之君不知自量故内有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為人役尚欲爭虚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得司馬侯委曲調護亦未必從晉既不能主諸侯諸侯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未必自會諸侯矣當是時晉傷威損重多矣而賴一司馬侯調護許楚之請令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後從之則傷威損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

卿之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就事上面能使晉侯不至於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忍强楚侵陵之恥掃雪舊迅治楚之罪可也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四年

當時靈王既殺其君郤要得諸侯為申之會當時諸夏之君莫不咸在楚子見得如此盛其心已滿所以欲示諸侯侈然自滿子産已知其不過十年學者到這裏最要識得他器量淺深之别處大抵人之分量滿溢又各

自有先後如齊桓公圖霸業以前三十年都不曾滿到得葵丘之會方滿晉悼公圖霸業以前七八年都不曾滿到得蕭魚之會方滿然未有如楚靈王纔得諸侯便滿以此見人之分量不同方葵丘未會之前三十年間固嘗有安王室之功有服强楚之功有會諸侯之功初不見其自滿也方蕭魚未會之前七八年間固嘗合諸侯和戎狄亦未嘗自滿齊桓公必至三十年之久方始自滿桓公到此分量去不得故滿唯其滿得遲所以為

五霸之盛其不能不滿是以止於五霸悼公和戎以正諸華三駕而楚不能與爭都未嘗滿到蕭魚之會分量亦去不得故滿以桓公三十年校悼公之七八年其滿溢之遲速分量之淺深霸業之久近已大段不同至於楚靈王則大異其所以不悠久終為天下笑今楚靈王方一會諸侯便侈然自滿度量之淺深不言可知晉悼公之分量遠不及齊桓公楚靈之分量又遠不如晉悼公之甚也雖然自楚靈王志意未滿之前有識之君子

已自逆料他必至於此何故初間他一出來做事所為無不如意東西南北無不服從一求諸侯於晉晉便許一伐吴吴便克一伐賴賴便滅一伐朱方朱方便克承簒弑之餘而以無道行之自以謂天下事皆可等閑做反所以速其禍敗使當時晉尚强尚有齟齬於其間楚之禍敗亦未必如此之速奈何晉日以柔懦不能與楚爭楚王之心到此故侈然志盈而意滿唯其滿得速所以禍敗也亦速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四年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是改三代井田之法如魯作丘甲一般子寬告之子產拒子寬之言甚峻推原子產為政此一段事盖自有說鄭小國也中立乎晉楚强國之間前後數年從晉不從楚從楚則不從晉不過但供一邊貢賦而已則小國尚可支持到楚靈王方無道晉平公衰弱又不能與之校鄭以蕞爾之小國事兩霸主朝廷貢賦與平時所貢之物已添了一倍所以子產不得

已作丘賦當時其他諸侯亦莫不供兩霸主貢賦何故其他諸侯皆能供而不至作丘賦何獨鄭不能供而作丘賦須是推原子產所以作丘賦之意蓋子產為政常欲使鄭國整齊有餘不使到闕乏地位所以不恤人之謗已而作之大率子產為人必欲要就窄狹中却示其寬裕衰弱中却示其强大子產之規模多是如此是以有得力處有不得力處其他諸國則是到闕乏時逐漸為之子產不肯教國中有困乏之患於是寧甘心受謗

而不顧所以多取於民其弊至於如此故子寛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寛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大抵士君子要識微慮遠有高見遠識而能推原存亡之所以然方謂之通達國體若不能如此只隨事上看必學有所未至也子寛見子産不從遂知國氏先亡又知蔡及曹滕無禮而先亡又知鄭無法而先衛亡可謂能推原得數百年存亡興衰之迹者其識甚遠其見甚明惜乎子産不能聽也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五年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謂魯侯焉知禮夫自郊勞至贈賄皆無違何故謂之不知禮觀女叔齊之言謂是儀也非禮也禮與儀本非二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遜之際無非至理之所在到得後世析而觀之儀自儀禮自禮至有以儀為非禮女叔齊不特辨魯侯儀禮之分乃所以深警晉平公不知禮之本平公之時六卿方強何異魯三家有女叔齊叔向不能用

何異有子家覊不能用是魯晉當時皆不知禮之本矣方從事虛文而不能於實事上理會此女叔齊所以深警動他盖周之衰大抵皆徇末忘本從事於末而不知本實寓於此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夫子曰大哉問是當時皆不知其本惟林放獨知而能問然夫子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時皆從事於鐘鼓玉帛之末而不知鐘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須看得禮樂固不在於玉帛鐘鼓而亦不在於玉帛

鐘鼓之外使聖人有作雖不徒徇乎末而所以為本者又豈在於鐘鼓玉帛之外哉學者不可緣女叔齊之言遂分儀與禮為兩事使昭公果知郊勞贈賄之為禮而能立禮之本則三家決不至於盛而魯亦未至遽弱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産書六年

子産鑄刑書叔向詒子産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又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子産不從大抵古者象以

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生殺一切付之以人未嘗立為定法民之有罪者隨其事而權其輕重故不得乘吾隙以投其姦後世立法纎悉曲折盡著於此便起人爭心姦人得以執其法以取必於上所以叔向言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蓋三代之治略示大綱才略示大綱刑便無定所以人心常警動敬戒而不敢犯當子産未鑄刑書民但知有五刑而不知有五刑條目故民猶有敬戒之心及

刑書既鑄民皆可以便巳自營執上之法而取必於上開人偽心堯舜立法之意都失了蓋子產只要目前整齊不為後計正緣他規模如此但要無一法之可議一事之可指而不知流弊於後世亦是不曾講學之過然以作田賦鑄刑書二者觀之方其作田賦渾罕諫之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則不可以無法其鑄刑書也叔向諫之則以為不為刑辟大抵賦之與刑二者之用正相反賦不可使之無定刑不可使之

有定蓋賦自有中制不可多取一分多則大桀小桀不可少一分少則大貉小貉豈可不定若刑則不可有定蓋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人當謹戒及纖悉既著為法則小人執法為姦子產於二事正相反賦不可不守法却變法刑不可定法却作刑書以此知天下事治亂相去正如奕棊當去東處着却去西處着了當去西處着却去東處着了以東為西以西為東則勝負可知當時子產能以作田賦之心用之於鑄刑書必

不使之有定法以鑄刑書之心作田賦必不使之無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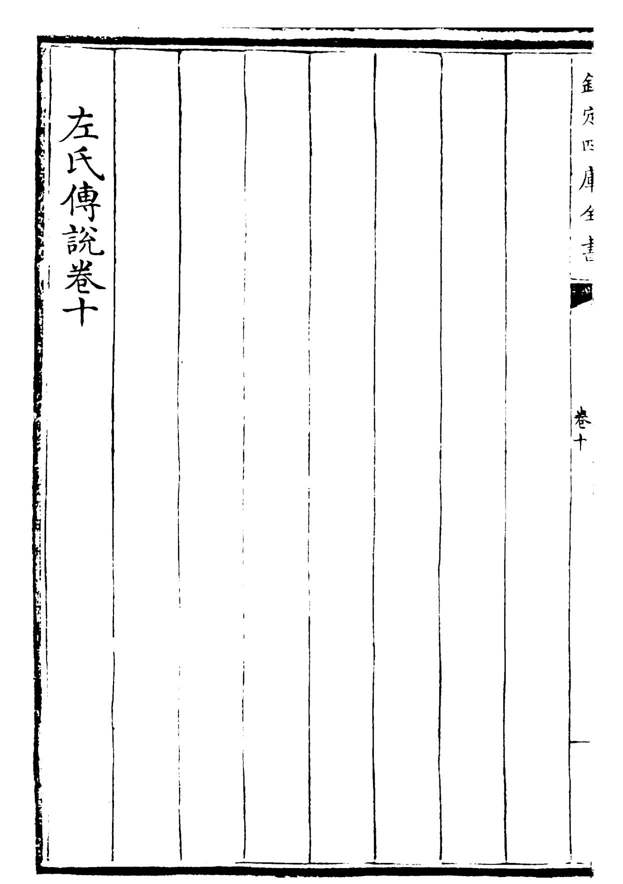
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不諂八年

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襄二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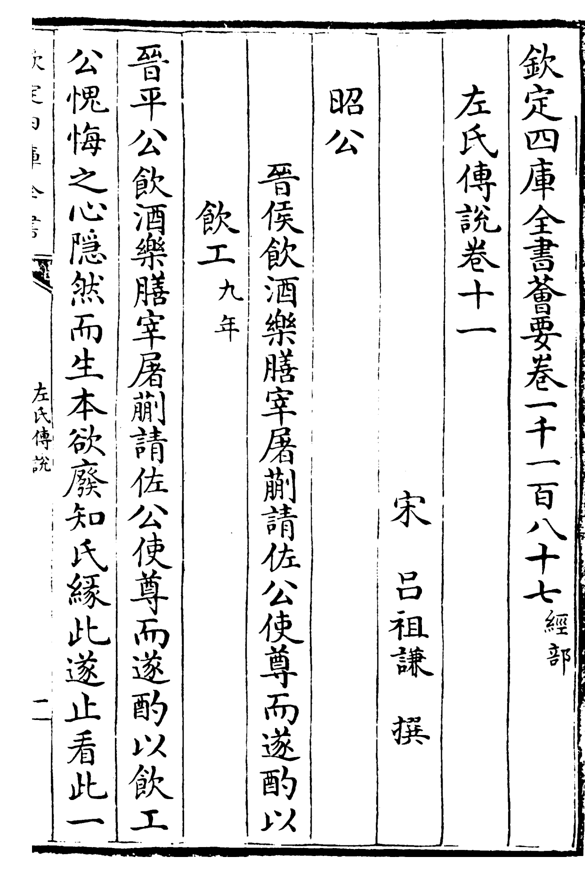
楚靈王在當時最號强暴無道然當時得以威行於中國雖終於滅亡然飛揚强大尚至於十四年蓋靈王雖是無道其間亦有一二件好處且如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當靈王為王子時與穿封戌爭囚鄭

鄭皇頡戍操戈欲逐王子圍是仇讎之人今既即位不惟不報其讎既滅陳又封之為陳公如此等事正如齊桓公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晉文公忘斬袪之讎而用寺人披異世一揆此皆與桓文暗合處若是他全是無道時雖凶威惡焰足以憑陵諸侯如何過得十四年惟其間有一二件與賢君暗合處故當時雖以無道行之猶可支持十餘年大抵天下之道最不可須臾離如穿封戍事故可取至於申無宇執人於王宫在靈王之虐

宜若必誅而無赦令乃寛假慰遣之盖十事中有一二
事暗合所以過得十四年故當時雖以凶威虐焰加於
天下而不至於亡者由此故也若專凶焰暴虐以無道
行之只如州吁數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專以無道
必不能久歷考簒弒之人粗能支持皆出於此後世之
君却謂天道難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難知也



左氏傳說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八十七 經部

左氏傳說卷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 九年

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公愧悔之心隱然而生本欲廢知氏緣此遂止看此一

事猶見得三代工執藝事以諫氣象大抵三代以前諫官無定職各隨事以諫膳宰乃飲食之官其職甚賤到得晉平公時尚能一舉爵轉移平公之心蓋風聲氣習相傳未泯後世工執藝事以諫之風稍衰諫有定官言路始狹不似三代之時人人皆可以諫也當晉平公之時晉雖號為衰世其朝非無君子所謂叔向司馬叔侯如膳宰屠蒯皆有深慮遠識以是知衰世未嘗無賢人然而晉卒以衰者雖有賢人只緣安頓不定晉之時居

六卿之位者皆委靡自私之人雖叔向女齊之徒不過沉下僚雖有區區之心無所自盡間或因職事規正得一二事大體不正故終難着手以此知亂世未嘗無君子只是安頓不定然君子在下僚雖不能回國家之大勢然隨小隨大亦可以裨助國家古之賢者所以自隱於抱關擊柝之間豈獨全身遠害而已彼亦知其欲因事規正人君過失也如屠蒯之舉爵則諫可見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

伐潁九年

自春秋以來論霸業到得晉平公之世最衰以其侈泰懦弱失諸侯文公霸業自襄公以來最衰莫如平公最可罪亦莫如平公自五霸初起齊桓本是尊王其後晉文公河陽之狩雖有以臣召君之罪然尚有依傍王室之名自襄公以来雖不及文公之盛尊王室之意漸衰然未有如平公慿陵王室觀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前此只是不能尊王室尚自

未敢伐雖如鄭伯射王中肩却是王先伐鄭鄭伯不得已而禦之使中國諸侯敢伐天子平公實啓其端故王使詹桓伯責晉以為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猶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其辭甚峻周之東遷緊諸侯是賴言語不曾如此峻故其告命之辭無非撫摩奬勸而已到此言語却如此非周之强能然亦是晉無禮之甚深犯周王之怒當時賴有叔向調護謂

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之事非一盖當時五霸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不知尊卑只問强弱不知邪正只計利害猶賴當時有叔向尚知尊周之義調護韓宣子使不為已甚固則可嘉然叔向之言復謂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其言似是移於習俗而不自知盖天子諸侯本非校曲直之地到此亦不知有天子之尊如平公宣子不知尊周固不足道賢如叔向亦以為等盡而校曲直

以是知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十年

晉平公之喪諸侯遣諸大夫送葬鄭子皮欲以見新君之禮行子産止之以鄭之小所費不貲必將盡用則鄭必困子皮固請以行及既葬諸侯大夫皆欲見新君惟叔孫昭子以為非禮叔向果辭之諸大夫皆無辭以退子皮遂盡用其幣而還一如子産所料子皮歸乃自歎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又言

我實縱欲而不自克觀子皮數語能深自克責如此因觀此一段見得天下事聽言甚難以子皮傾心聽子產言無不行初間授之以政既以國事歸之後來諫尹何為邑又曰雖吾家聽子而行國事家事既一委心聽之到用幣一事却信子產不過到得果然有害而無益方悔其初之不聽子皮自言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是的當言語凡人舉事或得人勸之豈謾然不知正緣私慾不能自克故爾觀子皮言雖此一時之語想後來自克

之愈深以其言有力也盖當初聽子産之言豈不欲從

又恐僥倖可以見新君看得不真二者交戰於胷中故

終歸一邊去惟兩者交戰不能自決此自克工夫所以

不能用也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

子皮可謂能自訟矣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同上

楚靈王以强暴凶虐之力吞滅諸侯固非一國至滅陳

滅蔡是失人心最深處他當時要滅陳奉孫吴要整頓社稷及其聽命遂滅之本以定國誘之而終之以滅國此固是逆人心之大處到得滅蔡又以甘言重幣誘之到得蔡侯既至遂饗靈侯於申醉而執殺之又刑其士七十人乘其虛而滅其國此兩事最是逆人心之甚者唯其如此故後來靈王所以不得其終其初靈王威行於諸侯固自滅蔡始而靈王喪身亦起於滅二國正緣棄疾在陳與蔡合謀遂弑靈王於乾谿觀靈王之所以

死不在其他而在陳蔡正緣滅陳蔡失人心太甚故禍端起於人怨之最深處以此見天理不可誣且如秦滅六國皆以兵伐而取之雖無道行之猶自干戈相持勝負已分唯楚最無罪獨以重幣誘懷王而殺之其後天下亡秦禍端亦起於楚之遺民盖其滅楚亦是逆人心之大處當時言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以此見人心之怨之深者不可支也楚靈王秦始皇之亡其揆一也

楚子為令尹殺大司馬薳掩使蔡洧守國奪戍

然邑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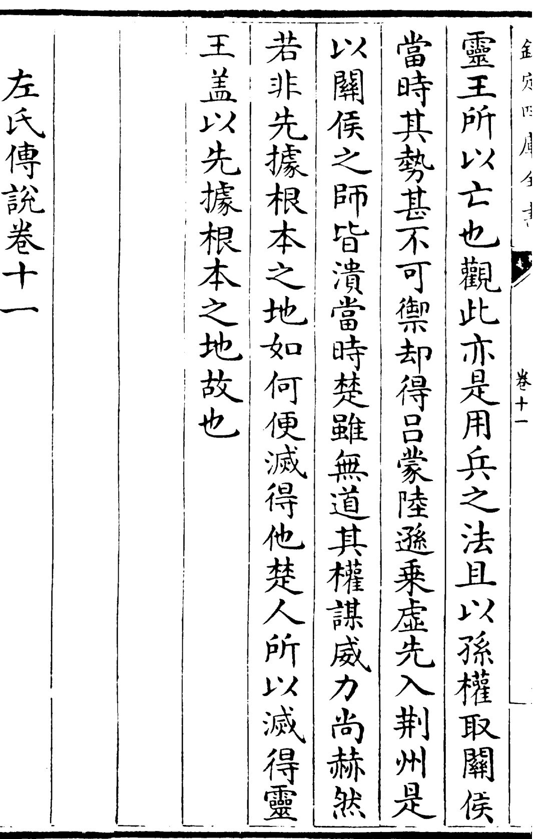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三年

楚靈王之亡自為令尹之後以至於弒於乾谿之前無一日不得其志所以志得意滿終於喪其身譬如人平時或有疾病一警動之故其起居飲食調護未必不保其生若平時無疾恃此恣縱一旦有疾反至於不可救藥靈王所以死正緣平日略無齟齬所以直至衆叛親離不可救處靈王之亡正緣楚最强盛之時晉室既弱

諸侯皆在下風邊楚之國如陳如蔡皆已相繼吞滅當時天下大勢盡歸於楚唯其如志所以侈心無厭亦速其亡左氏敘楚靈王所以致叛亂之由如所謂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使為郊尹等數事其所以致人怨非一端然君子看靈王所以亡固是如此然亦不專在此只緣許多仇怨之人皆置在腹心之地此所以亡然看靈王敢置此等人於腹心之地正緣他輕視一世以為天下之人皆無能為所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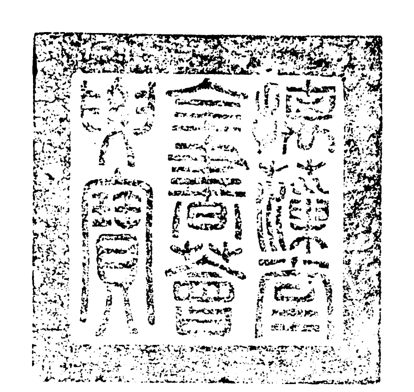
當其未亡之際見得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四方諸侯莫不拱服自視不勝其强及至衆叛親離彷徨無措孑然一身周章山林之間到此許多意氣都不見了以此知靈王不曾見得真强弱前日所以横行四海臣服諸侯下視一世而不知其所謂强者當時盡是外面虛氣湊合得成一箇强亦非真强到此衆叛親離師潰之際都無預於一箇身已處外面虛氣都解散了只孑然一獨夫而已靈王非特外面之强是假虛氣雖一身之强亦

是假虚氣觀其卜龜有小天下之言則以一身之外無加於我及乾谿之潰到此都無策如右尹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則曰衆怒不可犯欲乞師諸侯王則曰皆叛矣以此知前日外面湊合得成都不干楚靈王事正緣他只看得外面甲兵之强土地之廣養得許多虚氣此亦為無道人君之戒當時靈王之所以亡固是衆怨交作正緣公子棄疾觀從擣其虚而入其國盖乾谿之師父母妻子皆在内惟其據根本之地士卒各顧其家盖



靈王所以亡也觀此亦是用兵之法且以孫權取關侯當時其勢甚不可禦却得吕蒙陸遜乘虚先入荆州是以關侯之師皆潰當時楚雖無道其權謀威力尚赫然若非先據根本之地如何便滅得他楚人所以滅得靈王葢以先據根本之地故也

左氏傳說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于黄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左氏傳說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八十八 經部

左氏傳說卷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 同上

晉自平公以後所謂霸業僅存而已到得昭公時諸侯

皆有二心在晉無策不過掃境内之衆以治兵於邾南欲以服吴甲車至於四千乘夫晉霸業之最盛者莫過於文公文公之戰最大者莫過於城濮城濮之戰不過七百乘當時能服强楚遂霸諸侯至於後來相繼或盛或衰亦未嘗有四千乘全出時節𡵓之戰雖郤克再三請益兵不過至於八百乘及楚靈王欲執韓宣子與叔向而薳啓疆諫之亦不過曰晉長轂九百是晉當時出兵大率不過千餘乘何故當此削弱之時兵乃如是之

多蓋當其盛時兵常在國雖有四五千乘所出不過千餘乘故力常有餘而能坐制諸侯到此霸業既衰求以自振於是焚林涸澤掃國内之衆而出欲以威靈氣焰驚讋諸國初不慮其後之不繼也然而主此謀者叔向也叔向晉之賢大夫豈不知前出兵規模如此叔向之心見國勢衰弱如此亦欲庶幾一時之强而已自古論王霸皆曰王以德霸以力德與力是王霸所由分處然而霸亦嘗假德而行亦未嘗專恃力而能霸者如晉文

公之霸所謂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皆是依傍德而行惟文公以德輔力故能一戰而霸到得平公以後全無德全恃力不知霸雖是力亦必假德方能立以此知維持天下者其可斯須去德邪昭公不合全倚靠着力此所以雖有四千乘而不能以一振也以此見兵初不在衆晉當時所以盡出兵革乃叔向之謀叔向晉之望也豈不知文公舊規模豈不知掃境出來後無以繼所以如此蓋出不得已當時晉

君修六卿强公室又早紀綱文章皆不振雖叔向亦不能救勉強圖須臾之安所以為此舉看此事皆非叔向之本心觀平丘之會别無人奮臂攘袂主盟其事其謀大抵多出於叔向強如此主張先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到得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又奉命告於齊齊遷延不從叔向又舉先王朝聘會盟之禮數十語責之之後方得齊人懼而聽命叔向見得諸侯解弛一會之間凡兩治兵到得於治邾莒之愬又是叔向責魯時惠伯

對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絶兄弟之國叔向又奮然言之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考此一會本末見得晉衰弱皆無人維持全是叔向強主張振厲奮發如此然叔向豈得已哉亦圖於衰弱之中少振起之故不得已如此自形迹上看叔向但見得他發揚蹈厲見事風生風采凛然可畏然未嘗知叔向勉強恨愧不得已之氣象皆在言意之外此段事只看他震動諸侯非真知叔向者讀書須見得叔向外為壯語

其內心如何

叔弓圍費 十三年

南蒯將叛 十四年

魯昭公當時不能堪季氏之強暴陵弱公室不勝一朝之忿舉兵伐季氏至於失其國身死於外自當時觀之不過言魯失民數世一旦輕舉妄動以喪社稷固昭公之可罪然當時便俛首聽命於強族亦豈是承周公伯禽付托之意但季氏雖强然考當時事勢亦自有可乘

之機昭公智不足以知此費季氏腹心之地季氏不能自固根本南蒯以費叛腹心内潰季氏討之三四年不服間隙孰過於此昭公若乘此機會正一國之紀綱收公室之權當時又有子家羈清忠遠識與之圖回舉兵以伐之季氏必敗大抵投機之會固有間不容髮者今也季氏討費數年之久亦一大機會也而昭公不能知當可為之時不為及季氏既服費大强之後始謀討季氏亦已晚矣此其所以反為季氏所陵而身死于外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鬬成然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而求無厭故楚子殺子旗當時平王所以立子旗實與其謀到得平王即位之後以子旗為令尹尊寵在羣臣之上報之亦云足矣然子旗之心責報無已所以至殺其身大凡有德於人人已報方且誅求無厭卒至以德為怨觀富辰之言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兩言天下之至言也當時有德於人人報

我之心已倦然施德之人尚無厭卒至以恩易怨至於不得其終所以後漢崔子玉座右銘之語有曰施人謹勿念受施謹勿忘亦是富辰始終兩語然於此又當求其病根何故施恩之人常誅求無已受恩之人常厭倦此須思病根所在正緣不知反已只去人上看了有德之人但只以當時我曾有德於人只去誅求不知權衡輕重都不思量我當初有多少德在他處他如何報我了報者但説我已報他了又如此誅求不已兩者都不

去反巳只去自私心上看了然則報者自當無倦施者自當知足故以德易怨嘗出於不知此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十五年

楚靈王之後平王立楚國稍整頓規模方略奠枕再傳至昭王終有吳入郢之禍幾亡楚國其病源皆起於費無極之亂楚國其病根則又在於譖朝吳上當時朝吳有功於楚與平王是同體人費無極欲害其寵用間諜使蔡逐朝吳夫朝吳有佐命之功未有顯惡王怒曰余

唯信吴故寘諸蔡且徼吴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王之怒當矣使平王於此時便能正無極之罪必無後害惟平王却被他讒佞辨給巧言移奪了反以無極為忠無極以此一事試得平王之意自此全無忌憚其後遂至譖逐太子建殺伍奢及昭王立又譖殺左右賢人不已終至於神怒民怨此其所以幾危楚之社稷只緣當時被他移換了大抵姦臣欲肆其謀第一次必先以一事試其君君若不受其欺即正其罪彼亦有所懼憚便自

俯首帖耳不敢繼來若被他試過能移奪了便無忌憚矣無極之請一則是欲害朝吳之寵一則欲試平王之昏與明使平王不改初心之怒必無他日之禍以此讒口移人最難自覺佞人須是屏絶之不使一時在左右纔近他雖自能執持終必為他移奪而不自知此孔子所以有言曰遠佞人此古今之所深戒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偽羅者負甲襲鼓滅之二十二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始者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不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圍鼓三月或請降荀吳見其民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當時軍吏以獲城而弗取勤民頓兵為諫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及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若獨以此論之雖三代之用師亦不過此然考其本末乃知伐鼓之役蓋是荀吳姑假此以立信義之名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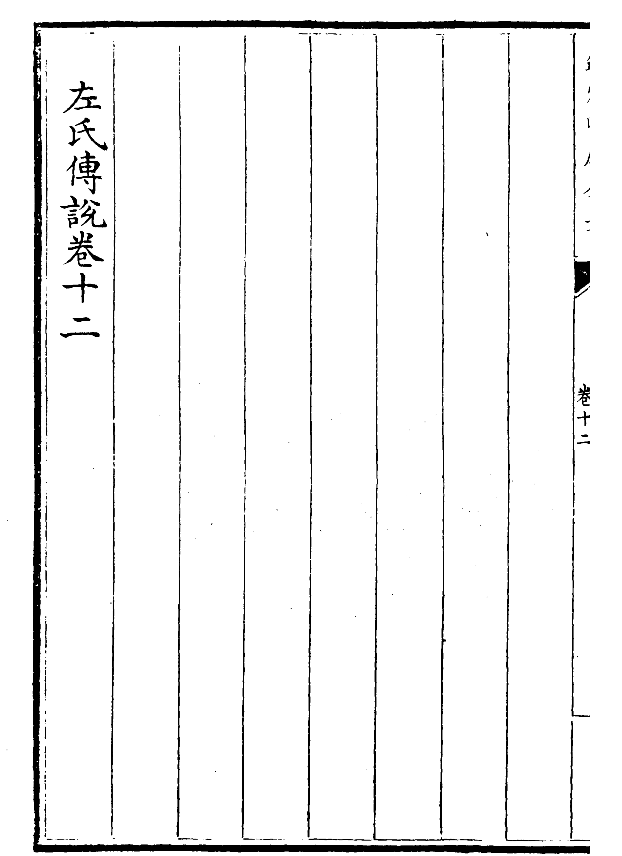
做得太過後來所以不能繼當其鼓人以城叛固未可受到得圍之三月之久至於他自請降則受之可也然必待他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此見得他分明是欲以此一事成信義之名惟其如此做得過當此其後之所以不繼也到得數年之後欲伐陸渾之戎亦是荀吳為主帥到得闕　先張虛聲要祭雒與三塗使陸渾弗為備乃用牲于雒為祭之狀掩其不備襲而滅之同一荀吳何故數年前滅鼓守信義如此其賢而伐陸渾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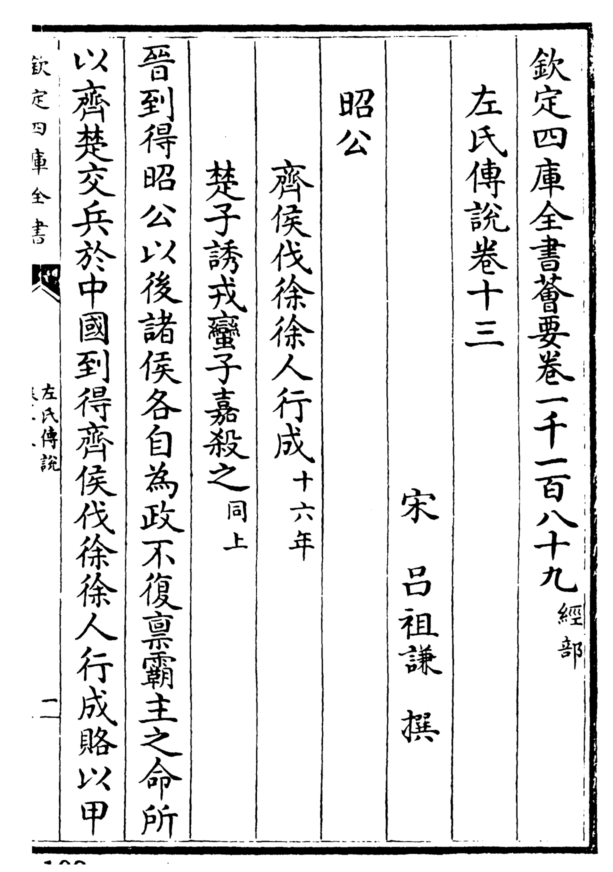
詐謀如此其甚只是一箇莒吳而信與詐前後相反如此蓋當時圍鼓鼓外援既絶已在莒吳掌握中雖少緩之數月彼自不能逃故於此時示信義以假其名也若陸渾則二於晉又有强楚以為之助雖欲示信義以假其名亦不得所以不得不用詐謀以勝之也以此知莒吳於無利害處常是信義於有害處常用詐謀惟其信義不出於誠所以不能服人考後來之事則可見觀十數年後鼓人又叛晉附鮮虞當時取鼓三次方受其信

義如此論來人當心悅誠服何故不十數年而叛以信義不出於誠蓋天下之不可掩者誠也方荀吳伐鼓時鼓人已在掌握中吳故於此無利害處示信義此心之發鼓人已窺見其機矣所以召其後之不服遂致再叛而歸於戎狄使吳當時果能三擒三縱皆出於誠則鼓人雖數十世亦不叛可也以此知矯情飾詐不如誠之可以服人明矣到得第二次伐鼓使偽糴者負甲襲而取之前此信義都不見了何故蓋前此許多信義到此

亦自知使不得了故不免用詐以此知矯情飾詐之人既如此不可以他後來亦不自信他當時閑暇示信義鼓人既窺見之及後來使不得不自咎此心不純方且謂誠不足以動人信義不可以服衆居春秋之世不如詐謀奇計之可以立國遂一向立詐故伐鼓所以如此譬如世之人誠心素不足以服人假一日之誠信求以服人而人不我服遂斷然謂不如詐此天下必無之理且以唐德宗觀之平昔猜忌無所不至特間有一兩件

假誠信而行及奉天之禍方且自以為推誠之過德宗平生是猜疑忌刻之人猜疑忌刻已信於人偶然一兩事人不信他不能自咎終身之猜疑忌刻反責片時之誠乃為信義用不得一日之誠豈足以勝其千日之猜忌學者須思一杯之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之意反言我已為信義事人猶不信我今里巷人多言好事做不得正為此爾須能自此充養不可暫時善善而不孚於人緣此遂止為善之心此與荀吳所謂示信義之意同矣


左氏傳說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八十九　經部

左氏傳說卷十三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 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 同上

晉到得昭公以後諸侯各自為政不復禀霸主之命所以齊楚交兵於中國到得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

父之鼎叔孫昭子具言諸侯無霸之害魯莊公以前是時霸者未興自昭公以後霸權已失當霸者未興之前若魯衛宋鄭更相侵伐無所顧忌自齊桓一霸晉文繼興方有所統屬百餘年間敗王法滅小國雖日侵天子之權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然一時維持中夏使諸侯有所畏懼遵守王度亦不為無助及霸權既失之後晉平公既卒昭公即位天下無霸齊之伐徐楚之取鑾肆行無憚甚至於吳越入中國會之有成而還莫之

亢也當時諸侯大夫慨然反思有霸之時自此後夷夏無辨胡越蠻兵交中夏陵夷至於戰國之際終至強弱相吞成周所封千七百國所存僅七八皆為強大諸侯之所有若論敗王法滅小國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迨夫先王之政掃地無餘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到此之時反覯霸者維持之功雖一時上僭王法然止霸者一國而已天下諸侯不敢自肆不至如戰國之甚霸者之功不可厚誣故夫子稱管仲曰

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分明是如此當時管仲雖有此功非夫子不能知也自後世觀之以為戎狄自强弱如此後來如五胡亂華懐愍至於中國天子反為狄驅之青衣行酒使當時有管仲決不至此以此知孔子之稱美管仲是灼知管仲之功如此也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産弗與十六年

晉韓宣子欲市玉環於鄭商子産弗與至於反覆再三請之子産終弗與後世之論皆謂子産能自立不為强

大威武之所屈以鄭一區區之小國介於晉楚之間能自立者固如此然亦未知子產之深意所在當是時昭公失政六卿皆貪冒而強所謂宣子在晉則謂之賢大夫在習俗中其貪利亦未能免子產所以固拒宣子葢有深意何故晉既失政六卿又皆貪次第各求所欲於諸侯六卿既皆有所求於諸侯以鄭國之小豈足以一一供之使子產一從宣子之請則趙氏中行氏必相繼而至六卿既皆有所求纔不應副一處必為鄭國之禍

觀後來事則可見宋樂氏以楊楯六十獻趙簡子范氏怒執宋之使終身不得反以此事可見得六卿皆爭求所欲為諸侯之禍唯子産見微而知著所以不與宣子玉環者其說有二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矣此子産所以痛塞其端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尚知畏義略識道理猶可以告語故子産知其必畏義而服必不為鄭之禍所以敢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誅求之心

而宣子果辭玉以此見得子産之處事凡百見微知著精審詳密如此讀書者觀子産拒宣子之事無徒曰子産能自立而已

郯子來朝十七年

郯子來朝此一段見得周衰制度散亡於諸侯之國中國已不能守先代典籍當時四夷尚有存者所以郯子來朝魯人問官名於郯子郯子所言自黄帝而下以至歷代官制之沿革其本末皆備舉他就數代官制中惟

是少昊之時郯子世守其祀所以其言最詳當時仲尼聞之見郯子請學官名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然則以此觀聖人之學一箇多識前言往行博學詳説雖夷狄之君尚虚心下問之然而又須要看聖人反約處聖人序書當時斷堯典自堯典以上有所不序説者以謂自堯典以上簡編散亡不可考也不專如此看少昊官名郯子所陳仲尼因而序之豈不可為一編之書然而不敢序者以簡編失實所以不序

看斷自堯典見聖人反約處何故自鴻荒以來歷代聖人相繼而作到堯始備繼之以舜方為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此所以斷自堯典觀孔子學官名於郯子見聖人博學而詳說看孔子斷自堯典見聖人反說約處若不自上古考之無以知古之略今之詳合古今盡詳略然後可以繼為萬世之法

周原伯魯不說學 十八年

曹平公之喪諸侯大夫皆往會葬魯大夫往見周原伯

魯原伯周之大夫也魯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告閔子馬閔子馬魯之賢者言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也蓋言公卿不說學必是一國風俗皆不說學也想必國人此般說話多然後漸漬到大人夫人之不說學自不居位之人觀之無利害得失尚不能辨況周原伯是周之大夫方且戰於人慾之地見衆人不說學豈暇辨是非利害亦隨波逐流何故只緣他心無主唯其如此乃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若懐無學不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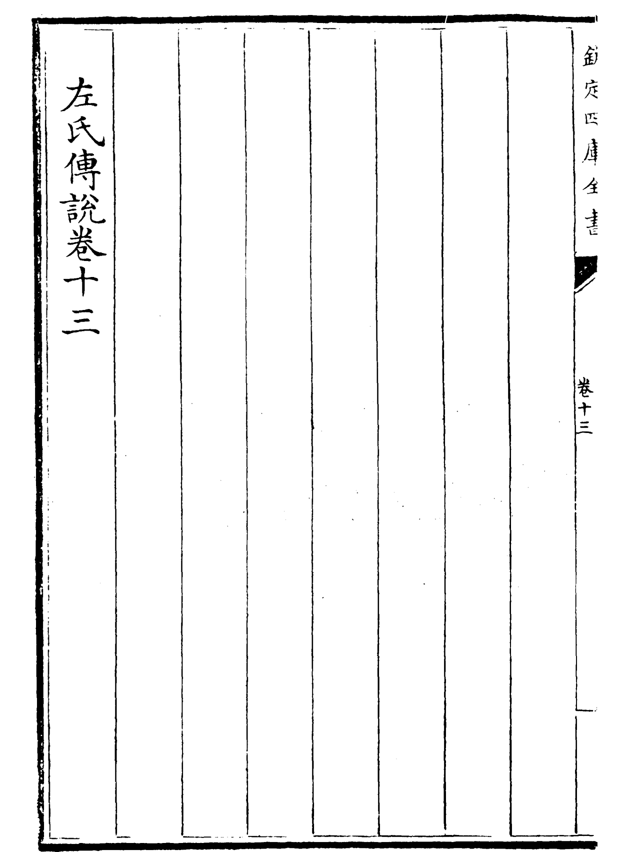
之心苟且因循翫歲愒日使人人皆懐此心自然下陵上替其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人於學問譬如植木須栽培灌溉天之於人降衷秉彝猶木之有根本也人之良心亦須是學問栽培所以能灌溉封植之苟根本失其灌溉封植則枝葉自然枯槁矣其理甚明此一段見得魯一變至於道觀子馬之言見得當時魯之風俗尚有學問源流且如平公之葬諸侯大夫皆在其他人見周原伯不説學則以為常獨魯大夫見之則

以為異而歸以告其國之賢者其他皆不以為事以此見學問源流漸染薰陶至於如此孔子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閔子馬在當時號為知學者看他此等言語非知道者不能道此其言近旨遠而有深意如說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這一句最有意其他人見原伯不說學只就一人身上看閔子馬因一人占得一國之風俗而能知其所自來是猶察瓶水之凍而知天下之寒善觀國者如此學者觀古今之變時俗之遷

亦當如此看若看一事止見得一事看一人止見得一人非所謂旁通倫類之學須當緣一人見一國風俗如閔子馬可也如言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此學問所以衰微處大抵君子之學本非是計校利害為巳而巳纔計校利害便是為人所以古之學者為巳今之學者為人為巳之學者則知不可不學若計校利害之心生則可以無學所以言則苟而可大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亦人道也須天與人常相攜持若曰苟而可或至於

息則人道亡矣下安得不陵上安得不替哉道之正統自堯舜之後孔子以前當春秋戰國之間班班亦可見蓋源流之不絕此乃道之大全正統也其他亦自相承接而不絕蓋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文武傳之周公至於春秋之際傳於孔子蓋數聖人得其道之正統固是大統如此全備若其間源流亦自相接雖數十年間亦未嘗間斷如商之時有遲任甘盤傅說如周之時有閎子馬皆源流相接使他無一箇正

統相傳則閔子馬在春秋時何以能學問淵源漸染浸漬如此左氏所載當時人亦班班可見惟其源流皆相接不斷所以後來相繼亦有所因孔子言一變至於道者為此



左氏傳說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九十 經部

左氏傳說卷十四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十九年

費無極欲譖太子建先言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王卒取之其後又言於楚子曰晉之霸也邇於諸

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大抵小人情狀機械雖逾百年若合符節而同出於一轍驪姬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二五耦譖太子申生與費無極同出於一謀驪姬欲譖太子其初說獻公亦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足以威民懼戎且旌君

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其言威民懼戎廣土闢地之利誘獻公先是間踈其父子使出於外然後施其計費無極譖太子建亦言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是得天下亦是以廣土闢地之利誘楚平王亦是先要間踈他父子其說同其術又同葢驪姬賂二嬖五先以開拓土地威民懼戎之說誘獻公故獻公使城曲沃而太子出居之費無極令亦以通北方收南方得天下之說誘平王故太子建出居城父以此

知小人之術雖曠百數年其機械陷穽同出一轍若合符節然大抵父子之道天性也雖獻公平王之昬所謂天性亦未盡泯滅如何遽然便間得盡蓋人之心有內外天屬之愛內心也惟後來被小人以開拓土地之說引誘他內心向外去流而忘反他外心日熾內心日消使他裏面心都消盡故其父子自為虎狼更相戕賊然後讒間之計可行也學者看小人須看此處方知小人骨髓夫降衷秉彞何嘗不善其良心或至於戕賊到泯

滅地位皆是被人物引其内心向外去了夫豈獨父子之間為然凡事皆然如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所謂内心學者不可不闗防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吴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十九年

平王初即位當時吴滅州來子旗請伐吴平王不許曰吾未撫吾民未可用兵到得即位五年之後却舉兵動衆遂城州來以挑吴而取之自形迹上論之平王初時

即位尚新民情未安國勢未強其不許子旗之請未與吳校前之不伐是也其後五年城州來其意謂息民五年然後可以興兵動衆與吳爭州來而遂城之亦是也兩者皆是何沈尹戌乃知楚人必敗當時平王與左右自謂息民五年可以用兵學者觀此須知平王徒有息民之名而無息民之實平王所謂息民者止免用兵之役一件而已當時沈尹戌言今宫室無量民人日駭徒知息之於外而有以勞之於内勞役有甚於用兵便以

為息民了却不筭内作許多宫室土木之工反過於用兵此其所以終於吴入郢而至於敗亡只緣平王錯認了息民之名而不究息民之實古之所謂息民如晉悼公之施舍巳責器用不作衣服從給當時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他當時既息民於外然器用不作衣服從給亦何嘗勞民於内方可謂之息民平王雖不勞民於外而實勞於内如何便認以為息民後世姦臣之事君或十年或二三十年以息民為言而緩於用兵者皆非其

本心其實內之工役並興其作宮室臺榭修苑囿池沼其害反過於用兵如天寶之末是也此最不可不察

費無極言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

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巳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巳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觀此一段見得當時楚平王信讒喜佞至於一箇世子之重爲讒人所揺遂逐太子國本傾覆可謂昏闇之至然而使奮揚執太子建揚導之使亡空身歸報以常理

論之平王方信讒怒太子奮揚縱太子使之亡以空身歸必蹈鼎鑊之禍却陳一箇正義曰君王命臣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陳正義感悟王慨然使歸從政如他日不特不罪亦不奪其禄位以此一段事觀之似乎平王雖信讒聞正言法語其心便開明何緣始怒終息便不罪揚若精微論之不然不可謂平王開明葢平王中無所主易為人所移易前此既被無極以讒佞之説所移易至於逐太子

是中無所主後來怒奮揚亦被揚以正言法語感動便霽威息怒此二事雖不同極論精微皆中無所主易為人所移學者看此不可謂平王開明須看事雖善惡不同心無所主一也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公遂出二十年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同上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及其衰也則自諸侯

出又其衰也自大夫出又其衰也自陪臣出觀春秋時自可見得自平王失政諸侯交爭五霸迭興主盟諸夏此所謂自諸侯出也至於雞澤溴梁之會諸侯失政大夫主盟會之權而一時政令盡出於大夫諸侯皆不能制所謂自大夫出也至魯昭公之世大夫失政所謂自陪臣出觀衛靈公出奔一段則見得自陪臣出之兆當時齊豹率大夫北宫喜之徒作亂逐靈公于外當時逐君是大夫到得靈公所以得歸乃齊氏之家臣渠子召

北宮子同謀北宮氏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當時北宮子為家臣所制俯首聽命之不暇看此一段便見得政不在大夫全在陪臣齊氏之亂大夫不能平其亂其平亂一時者皆北宮宰之力論事勢大夫為亂家臣雖不與而大權已在陪臣了後之學者看論語見陽虎專政以謂陪臣專政自陽虎始殊不知陽虎是後來事陪臣專政之兆乃在數十年之前已有北宮宰矣蓋北宮宰之事隱陽虎之事顯所以學者多捨

北宫宰而惟陽虎之是責都不曾仔細考究大抵學者考書當如此考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焉得為和 二十年

晏子立於齊景公之朝當時景公非不知尊信晏子言無不聽景公疾梁丘據裔款欲誅祝史以謝諸侯晏子諫以暴虐淫泆征斂無度宫室日更無道若此神怒民痛之所致罪不在祝史景公悟遂命有司薄斂已責非

不尊信晏子之言如齊侯稱梁丘據與我和晏子又力辨和與同之異且斥據之諂諛是所謂同而非所謂和景公亦敬愛其言而受之不以為忤而據亦不能害晏子此可見尊信之實處又如孟子所載景公問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晏子引先王省耕省斂之制對之景公便出舍於郊興發補不足觀此三事則晏子之言景公無不聽從然以晏子輔景公而齊終不振以至於衰者何故蓋景公雖間有一二事上聽信晏子之言使民

陰受其賜而却不知正其大綱不過一時間有一兩件事從他其大勢元不曾轉諂諛如梁丘據終其身而不能去强大如陳氏授之權而不能除以是知為國者既未能絶去小人之根本雖有一二事上從賢者之言無益也

宋華亥自入于南里以叛 二十一年

宋華亥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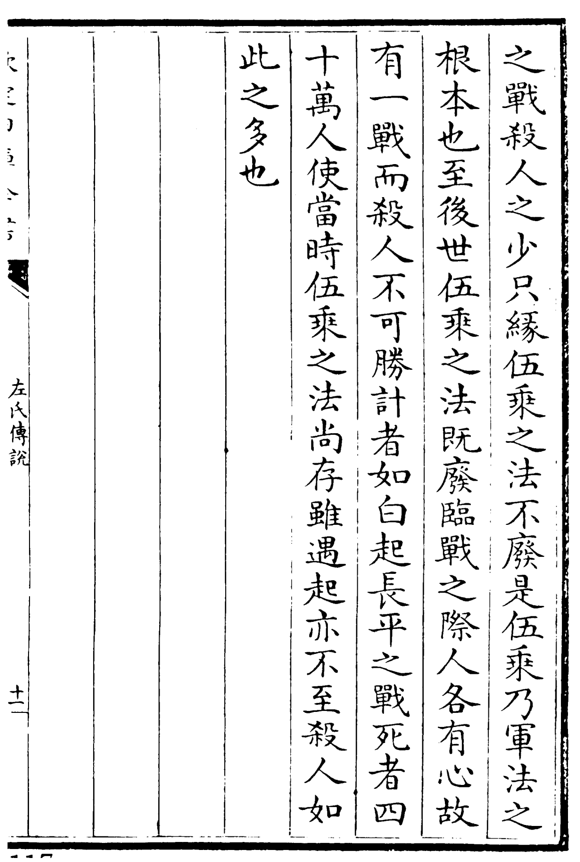
宋元公不能撫公族大臣遂有華向之亂當時華向之

族皆出奔獨華費遂在宋費遂有子三人華登已亡尚有華多僚華貙在而多僚與華貙相惡乃譖諸公貙將納亡人元公則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元公此言已是而又為多僚出亡逃死之言轉移之公故召宜僚飲之酒使告司馬逐華貙貙之臣張匄聞逐貙與貙議使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匄欲殺多僚貙則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貙之此言亦是既而貙將見司馬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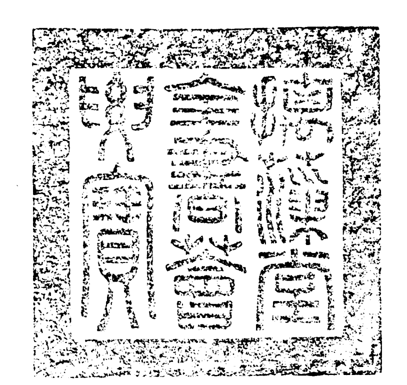
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句不勝其怒遂與軀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以此段論之大抵人初心之發未嘗不是惟其臨事移奪多不能保此心故其初雖是往往終入於不善使元公能保其初心不奪於多僚逃死之言華軀能保其初心不移於張句遇多僚之際則宋亦安有此禍哉大抵欲驗人之良心須於其初心之發觀之此時未為事物所移奪故初心之發即良心所在也華向之亂固元公不能撫存之罪然華氏之族兄

弟亦自不相親睦多僚與貙兄弟也而更相戕害而又遇其君如此所以既出奔而復入為亂幾亡宋國是雖元公之罪而華氏之族亦不能無罪也及華氏與公分國而守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脫甲於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夫僂新居華氏之地而反助公戰妵居公之地而反助華氏戰當時彼此皆無猜嫌便見得此時淳古之風俗尚在春秋已後全無此風俗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以宋區區小國尚有此風則伊尹五就湯五

就絑信有此事及赭丘之戰于犨華豹張匄同為一車與公子城相遇城射豹殪又射匄殪是一車三人已死其二人矣而干犨方且請一矢以死城欲赦而用之犨則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此一段見得軍法精密處推此亦可見三代伍乘之制矣五人為伍七十二人為乘伍死其伍乘死其乘則推而上之萬二千五百人之軍莫不皆相為死則臨敵之際烏得有魚潰鳥散之患蓋春秋以前


之戰殺人之少只緣伍乘之法不廢是伍乘乃軍法之根本也至後世伍乘之法既廢臨戰之際人各有心故有一戰而殺人不可勝計者如白起長平之戰死者四十萬人使當時伍乘之法尚存雖遇起亦不至殺人如此之多也

左氏傳説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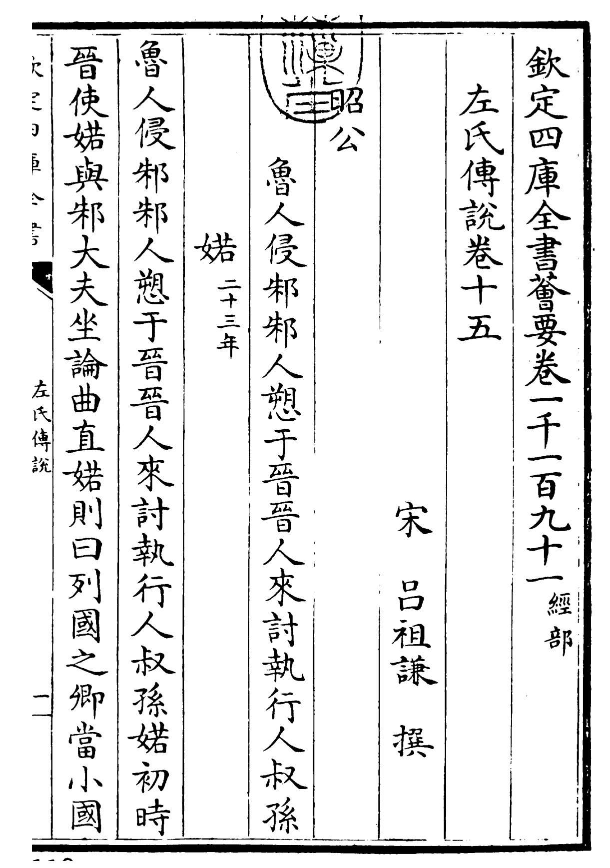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于黄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左氏傳說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九十一　經部

左氏傳說卷十五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　二十三年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初時晉使婼與邾大夫坐論曲直婼則曰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請以寡君之命介子服回當之既歷舉周制為辭乃不果坐其後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欲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則去衆與兵而朝宣子悟士彌牟之言弗與乃館諸箕及范獻子欲求貨於叔孫使以請冠為名叔孫與之兩冠而不與貨到得申豐以貨如晉而叔孫又禁之使他不得行貨惟其如此所以卒免於難而魯亦免大國之討及其歸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觀叔孫處艱難險阻之際措置經畫纖悉曲折

件件皆當故能不辱君命叔孫之能固可取也學者於
叔孫之事但知叔孫處死生艱危之際如此以身衛社
稷其所以能此者則有所自當究其源流盖古之大臣
有世職者必有家學當時魯三家叔出季處盖魯之季
世季氏掌國中之事叔孫氏則世掌四方之事凡魯之
出使無非叔孫觀昭元年叔孫豹曰叔出季處有自來
矣此便見叔孫氏世世專掌此職平日父詔其子兄詔
其弟無不專講論此一事則當時纖悉曲折無不知之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言曰子常必亡郢謂茍不能衛城無益也囊瓦子囊之孫也當時子囊為令尹襄十五年卒遺言令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以城郢論之子囊既有遺言令囊瓦果城之可謂能承乃祖之志而終其業何故當時深識遠慮之士便指以為危亡之證葢當時子囊建城郢之議時正是楚國之勢尊安閑暇時能為預備之計此正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到

得囊瓦為令尹時内有弱勢外逼强吳則其城郢葢不能與人校要得畏避退守為自固之地自郢之外有不暇及故城郢雖同事勢大異天下之事固有事迹同而心甚異者不可不察也當尊安之時城郢乃所以見其有備當畏縮之時城郢豈非危亡之證正如仁宗朝西夏内陵范文正公建築都城之議當時斷國論者以不可示弱諍之亦沈尹戌城郢之意也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疑其來殺已乃使梁其踁待于門内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前日奮然而前雖死不屈到得此恐士彌牟來殺已反與家臣謀欲殺之前日直前不可少屈之氣至此盡消索不見了以此知血氣把持終是有衰時雖能勉強於前終不保其移易於後惟是集義而生至於浩然之氣則終不可得變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九

月戊戌伐季氏 二十五年

天下之事固有未為之前而成敗可以先卜者魯昭公欲去季氏當時季氏專秉魯權已百餘年魯之失政已四五世大抵欲去百餘年之強家巨室非其謀之審重周密終不能成事觀昭子為季平子逆女於宋季公若從是時昭公已有逐季氏之謀雖其謀未發然已可逆知其無成觀宋欲以女妻季平子平子使昭子逆女公若於聘女之際已知其必逐季氏使宋勿與女曰魯將

逐之是昭公逐季氏之謀雖未發而季氏之徒已洩於外國凡出師鄰國與夫除權臣之謀不可三人共昭公欲逐震主之權臣與百餘年之強家巨族其謀未發先使異國聞之其不審不密可知夫謀既聞於外國平子豈不知其深謀固慮為備必久看公若此一段凡與昭公謀者其病有二其一曰疎其二曰易欲逐季氏謀未發而泄於外國其踈可知逆料平子無能為而其謀不密則其易可知有此二病安能成事觀昭公逐季氏本

末考論其故不惟君之謀不密當時之臣亦皆輕淺而無謀大抵欲去百年之强室非其君剛明果斷沉幾先物終不能成大事觀昭公逐季氏本末其謀却不出於昭公都是羣臣湊合成此事葢始者季氏與公若有怨又與郈氏有怨又與臧昭伯有怨季氏與下面臣有怨故皆欲逐季氏昭公始雖不信而終從之此是逐季氏發源處舉如此大事本不出於人君之心却出於下面嬖倖之人與左右二三大夫當時羣小挾私怨而醞釀

其謀昭公既自無謀如此安能成事觀其當時聘女於宋鄰國已知了看他相與議論之際初昭公憚季氏之强不從僚相之言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大凡惟口起羞出好興戎惟甲胄起戎投機之會間不容髪當時欲逐季氏言一出於口却停待數月則其謀如何不深其備如何不素季氏之為謀既深為備既素何故公遂入季氏之門季氏猶未覺此見季氏機謀之深欲歸咎於昭公先引昭公入來見得有殺他之迹他却陽為不敢拒

君之狀所以為後日文過之地做一重籬障觀公之能入其門而不能登其臺足見季氏之為備雖不見於外而備於内者有素矣後來叔孫果來救他當時從昭公與謀之臣皆輕淺寡謀獨子家羈深謀遠慮有臣如子家羈者乃不能用此昭公之所以亡國季氏之勢所以不失學者須看子家羈忠愛懇切似非春秋時人初公如晉女叔齊言有子家羈不能用其言遂至聞於諸侯子家不以昭公之不用而拳拳之忠常不已使昭公早

從他言不至逐於季氏子家初言譏臣以君僥倖不可為蓋當時與公共謀之臣何嘗以祿去公室政在大夫為念但以私怨相報耳昭公既無定志下面又無誠心如何做得事成公是時不獨不從子家之諫而反退之其拒之深矣自常人處之使子家忠誠不篤則以為我已曾諫君君不聽我去之可也然子家方且曰臣與聞命言若洩臣不獲死到後來猶入身荆棘之中周旋其間昭公雖不從亦要分數救他此尤見其應變精密尚

冀公之聽其言而消其禍患也此事第一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季氏登臺請命傲然以為得志而弗許請囚不許請亡不許請待罪不許昭公與羣臣之心自以為唾手可取季氏子家羈又言於公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公又不聽此又見公與羣臣皆輕淺寡謀不知季氏登臺之請豈其誠心猶設檻穽以待公使過在公而不在已當時之臣不知季氏自有深謀獨子家識其姦使公當時能從子家之言則君臣之間其患猶未深

此第二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叔孫氏之臣司馬鬷戾救季氏伐公徒果敗子家又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又不聽蓋子家慮事精當能料季氏終不敢成簒弑之事公上二着既已不能聽其言於此苟能聽其言季氏雖專權不到輕去其國次于陽州取笑於諸侯此是第三着不能聽子家之言三諫不從猶未已及公孫于齊齊侯請致千社公一聞之而喜便有安齊之意其輕淺可知子家又言

天祿不再不如早之晉昭公全不能處事晉雖衰微猶為盟主尚可號令諸侯而納公公不知齊侯無信而安於齊終不能求援於晉而晉亦得以為辭此是第四着不從子家之言夫以子家之於昭公言屢不聽而拳拳之忠愈不自已事無不諫慮無不盡學者須子細看他本末便見子家之用心處

客 二十五年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此一段當時晉頃公會諸侯輸粟於周宋樂大心獨拒晉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如之何使客晉士伯責之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引他許多從

來舊例以責樂大心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以此晉士伯能舉許多舊例故典以折宋人可謂有專對之才大綱看左傳是如此然此一事為晉人惜惜乎晉人用得小了何故用得小了他引舊事以責樂大心止能服大心而巳所用小晉人如能因此自反其益非細說自践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令於此不出粟必是我德澤不及先公信義不如先公羣臣輯睦不如先公士卒訓整不如先公宋所以敢如此前此恭命今

為跋扈晉人反思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今忽然如此我豈可不自反使其能如此則文公之霸業可復惜乎士伯引將來責大心使得小了此晉所以終於不霸也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一鼓鐵以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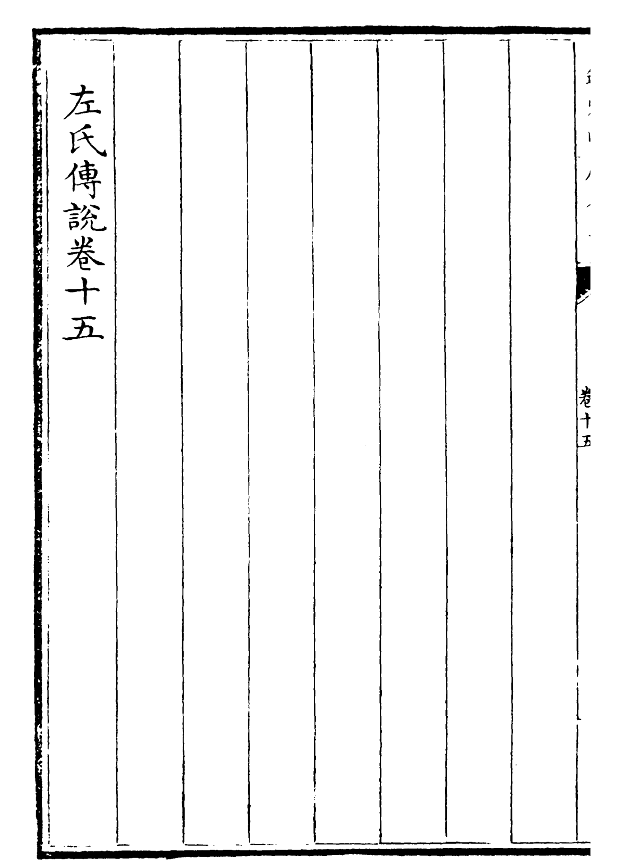
刑鼎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氏載仲尼之言夫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以左氏所載仲尼之言考之當是時春秋之末所謂周室法度尚在何故看晉文公之時唐叔所受法度本末都在有志王者之事用此法度尚可去維持與孟子時不同到孟子時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時雖不同而萌芽端兆皆起於春秋時使諸侯常守周室之法度必可長久緣春秋諸侯國自為政不用先王之

法如魯之作丘甲用田賦如鄭之鑄刑書作丘賦如晉之鑄刑鼎舉三事論之當時諸國已自不用先王之法所謂先王之法不過藏之書府而已所以其漸到戰國之時敢去其籍大抵先王法度本末具在不可得而變然而立法之時所謂諸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當時文武成康分付諸侯雖數百年尚未嘗變無緣一次剪滅得非特先王之意在而唐叔之法度亦在看仲尼言文公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文公雖求近功要速效亦

未能全變到這裏方始敢變當其鄭鑄刑書之時晉叔向詒書以責之叔向晉國之望想叔向既以為不然必舉晉國之人亦以為不然到十數年之後晉鑄刑鼎蹈鄭之覆轍正緣老成先進都盡所以做亂法度事使叔向在見他國鑄刑書尚且詒書以責之則晉有所畏必不敢鑄刑鼎以此知為國家者須有老成先進必不到做壞法度事晉所以衰由老成先進皆亡使叔向在何緣至此



左氏傳說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九十二 經部

左氏傳說卷十六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 二十六年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此命固是然後來季氏之家臣申豐以貨如齊終能轉移伐魯之謀以此知國家不可存小人之根小人之根正如人之有病根外邪客

氣乘他病處入來當齊君下令於國非不信然而病根却在梁丘據上魯之家臣雖在千里之外亦能逆知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髮不差唐時栁子厚論梁丘據言能尊信晏子至與之作贊他當時固有所激然亦不識他大姦所在亦不知晏子所以就他處晏子國之正人雖梁丘據欲效區區之小忠晏子何嘗肯附他所以每事指他情狀淺而論之固如此深而論之則不然以晏子之介亦自被他移換了雖其正色立朝介然自守

梁丘據雖獻小忠施小惠晏子固不肯受他然與他不並立之意思都慢了不過時時規正他梁丘據才調護得晏子無不兩立之意他於此可以立脚便是轉移得晏子處便是晏子就他處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諂 昭公二十六年

論路寢則曰在禮 同上

一言省刑踊貴屨賤 昭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斂困民 昭公二十年

齊之業固衰於景公然當時忠言讜論亦莫盛於景公看左氏所載晏子立齊之朝雖不秉政觀其前後獻忠如論踊貴屨賤至於一言省刑如論不誅祝史如論厚斂困民如論省方觀民如論和同之說如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諂論路寢則曰在禮大抵左氏所載七八事忠言讜論如此之多何故不能救齊之衰亡且景公非不能聽信晏子之言看左氏載晏子之諫或曰公乃止或曰公曰善哉此類甚多如孟子所載晏子論巡狩述職

景公大悅又如論語所載景公問政夫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曰善哉見得景公於忠言讜論未嘗不欣然領受而齊卒不振者蓋能聽而不能用也此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大抵人君寧可不受忠言固執而至於忿激如此只是不受猶可望他有箇轉移道理至於知聽而不知用人君之大患正在此孔子是大聖人言語尚不能轉移景公之心况

晏子學問力量視孔子不啻天淵如何移得景公之心以此知人君雖有寛容之量徒受直言而不能用之則國之興廢存亡正不在此

吴公子光弑其君僚　二十七年

吴公子光弑其君僚考左氏所載本末公子光固不能無罪然吴王亦不知根本之虛因楚喪而伐楚親賢國之望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伐潛用兵於外而季子又使之聘于上國遂至于晉以觀諸侯之强弱一時親近

之臣皆安頓在外故公子光得窺伺間隙得行其謀而作亂此見得吴王不知根本之虚處大抵為國之根本莫大於親賢兩字有親則可以藩屏王室有賢則可以鎮重朝廷雖有姦賊不敢覬覦今則吴王親如掩餘燭庸則使之帥師圍潛賢如季子則使之出聘于外此公子光所以成簒弑之禍使數子皆在王之左右安得至此公子光包藏禍心固已久矣至此方得逞其志大抵簒弑之臣乘間投隙固不足論所可罪者吴子也向使

他不知公子光之姦愈信他為腹心如此則是不覺不悟不足深罪觀公子光伏甲享王之時吳王亦自知其謀觀其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户席皆王之親當時設備如此其嚴然終不免於禍是明知其謀而明陷於禍吳王既明知他有簒弒之心須當兢兢業業遵養時晦於此上做工夫既不曾於此上做工夫而親信之臣如掩餘燭庸季子之徒不當使之在外數子既在外安得不致簒弒之禍以此觀之則罪不専在公子光實吳

王之罪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二十七年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為鄢將師費無極所譖卒不免於禍以常情論之直而不和固招尤納禍之道今郤宛既直且和亦似乎剛柔相濟亦似乎得守身之道何故為小人所譖終不免於禍此最當察大抵處無道之世讒邪在朝郤宛在下位逦得一國之情為上下所喜自然招禍天下之人所以招悔尤之道有易察者有難

察者若大剛不濟之以柔大柔不濟之以剛其為招尤招禍却易察到得既直而和柔剛相濟只去身上看已自無病已自得處身之道以大勢論之這箇病最難察蓋是郤宛已不識時了自以為處身於無愧之地然而致亂自有一箇要領但看費無極譖郤宛這一段可見大抵君子小人固猶氷炭薫蕕不相同塗然既與他不相入雖有仇疾之心終不至於甚且如小人所貪者在權勢我不可貪權勢而與彼同塗小人所慕者利禄我

不可慕利祿而與彼同塗我既不與小人同趨於權勢利祿他如何仇疾得我當是時令尹子常既秉楚國之政是權勢利祿樞要處看他無極欲譖郤宛時先謂郤宛曰令尹將飲酒於子氏宛言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費無極說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從而酬之雖是常事不知此正入無極機械所以得嗣進其說無極機械如此乃小人之常事然郤

宛對無極之言如此便是親附子常之意子常好賄信讒是權勢利祿所聚之地而小人之所親附爭趨者使郤宛有高見遠識方無極說誘時正當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望望焉若將浼之方可郤宛不合有親附之意安得不被禍以郤宛得一國之情何故不免於禍只緣又却親附子常正與小人同塗行若果是明直君子必無親附小人之意郤宛以親附取死未足多恤若飲酒一段此是費無極設機穽以陷人有不足論也

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 二十八年

晉自平公之後公室漸衰當時六卿分職叔向前日對晏子言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所以扶持公室者剪滅殆盡到得祁氏羊舌氏之滅六卿之勢愈盛晉之亡證於此可見何故當襄公之前六卿雖已在列尚自有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分布于朝小大相維參錯其間所以雖有人專政亦不得逞至此互相吞併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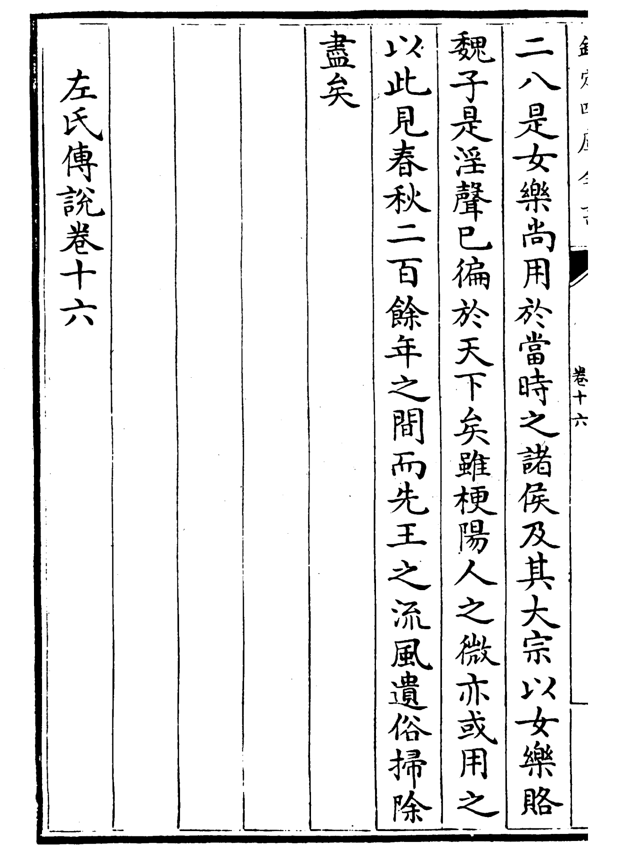
存者止六卿而已其餘强家大族皆剪滅殆盡自然禄去公室此一段事左氏所載論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及用十人為大夫他謂與得其人為獻子美事這只見得小節不得大體所在若以小節觀之一時分付得當固是可喜這只見一時事殊不知以大體而觀之則六卿分公室實自此始豈不大可憂學者考古論治須當自大體處看不可就小節上看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為大夫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當時閻沒女寬於從容飲食之間而能感悟獻子看他言語和易不迫自有感發人處前輩論之者多矣此一段尚見得三代之遺風又見得春秋之時乃戰國之初大抵春秋之際堯舜禹湯文武典刑法度幾盡而僅存戰國秦漢風俗方生而未盛正是兩邊接頭處且論梗陽人之獄其大宗賂以女樂固見得鄭衛之聲起

雅正之音絶是戰國秦漢起頭處兼行賂亦不是好事然行賂乃是大宗尚見得患難相恤之風先王五宗之法尚消磨未盡未至相視如路人此猶見是三代之遺意以此知當時若有聖賢出扶持之尚自有所因可復先王之舊不如後世聲消氣絶難整頓因此一事亦可見得樂之變前此三代之衰雖有所謂淫樂如桑間濮上之音然當時尚未敢肆行不過是無道之君出來時暫如此後來便自消亡且如桀紂之衰女樂淫邪之聲

固已有之然亦未至於肆行葢此時先王之正氣未衰雖欲恣為之未可也此固不必於其善處觀之但即其不善處考之亦自可見且以春秋終始之變論之其始也楚是蠻夷之國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宫側振萬焉為淫慝之事以行不正固不可言然而用萬舞之樂尚自存雅正之音使當時敢肆行淫樂子元用之必矣以此見春秋之正氣勝淫樂尚未敢放行到得後來鄭賂宋以淫樂之矇齊人歸女樂晉侯賜魏絳女樂



二八是女樂尚用於當時之諸侯及其大宗以女樂賂魏子是淫聲已徧於天下矣雖梗陽人之微亦或用之以此見春秋二百餘年之間而先王之流風遺俗掃除盡矣

左氏傳說卷十六